

明

通

鑑

明通鑑卷五十六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五十六

起昭陽大荒落盡
柔兆若灘凡四年

世宗肅皇帝

嘉靖十二年春正月甲辰朔下左副都御史王應鵬于
獄應鵬以所進章疏遺漏職名上怒令執送鎮撫司拷
訊禮科給事中魏良弼言此係失誤況當履端之始不
宜以微過繫大臣請示薄罰不聽坐應鵬不敬褫職竝
奪良弼俸半年己御史陳邦敷復爲申救謫貴州驛丞
丙午河南巡撫都御史吳山獻白鹿禮部請告太廟

世廣百官表賀自是諸瑞異表賀以爲常 丙辰復召張孚敬入閣遣鴻臚寺少卿陳璋趣之 是月免浙江河南被災稅糧 二月丙子始以驚蟄節祈穀于圜丘 遣武定侯郭勛攝行 戊寅以巡撫宣府右副都御史劉源清爲兵部侍郎總制大同宣府偏關保定等處軍務先是北寇謀屯套內屢犯邊密雲四鎮告急無虛日 兵部請簡文武大臣各一員節制宣大等處廷臣疏薦源清故有是命 辛巳土爾番遣人奏三事一請追治前巡撫陳九疇罪一請遣官議和一請歸叛人伊蘭詞多諄謾兵部言土爾番恃通貢益桀驁漸不可長宜傳

諭戒飭但修職貢無妄言然亦卒不能罪也自舍音和

珊既誅伊蘭復被羈留于是莽蘇爾失其所倚賴勢亦

漸孤部下各自雄長稱王入貢者多至十五人政權亦

不一矣 乙酉振雲南饑攷異明史本紀作乙酉明史稿作己酉證之實錄乙酉是

也己酉乃三月 壬寅寇犯延綏先是北部額布訥卜

爾噶等舊作卜兒孩額布訥 與小王子仇殺逃至西海

求款于我方下守臣勘議無何小王子之從父行濟農

等即吉囊 擁十餘萬衆屯套內遂犯延綏花馬池已復

掠固原各邊戒嚴不得間乃突出四五萬騎循河南濟

西襲額布訥等二部大破之總制尙書唐龍以聞且言

二部衰敗遠徙西海獲甯請無更議欵事濟農等既破西海旋竊入宣府永甯境大掠而去 是月下南御史

馮恩于獄先是恩至京師下錦衣獄究主使名恩日受

榜掠瀕死者數語卒不變惟言御史宋邦輔嘗過南京

談及朝政暨諸大臣得失遂竝逮邦輔下獄奪職尋復

移之刑部獄上欲坐以上言大臣德政律寘之死尙書

王時中等言恩疏毀譽相半非專頌大臣宜減戍上怒

曰恩非專指孚敬三臣也徒以大禮故仇君無上死有

餘罪時中乃欲欺公鬻獄耶遂褫時中職奪侍郎聞淵

俸貶郎中張國維員外郎孫雲極邊雜職而恩竟論死

恩長子行可年十三伏闕訟寃日夜匍伏長安街見冠蓋者過輒攀輿號救終無敢言者時汪鉉已遷掌吏部王廷相代爲都御史以恩所坐過當疏請寬之不聽比朝審鉉當主筆東向坐恩獨向闕跪鉉令卒拽之西面恩起立不屈卒呵之恩怒叱卒卒皆靡鉉曰汝屢上疏欲殺我我今先殺汝恩叱曰聖天子在上汝爲大臣欲以私怨殺言官邪且此何地而對百僚公言之何無忌憚也吾死爲厲鬼擊汝鉉怒曰汝以廉直自負而獄中多受人餽遺何也恩曰患難相恤古之義也豈若汝受金錢鬻官爵邪因歷數其事詆鉉不已鉉益怒推案起

欲毀之恩聲愈厲尙書夏言及廷相引大體爲緩解鉉稍止然猶署情真恩出長安門士民觀者如堵皆嘆曰是御史非但口如鐵其膝其膽其骨皆鐵也因稱四鐵

御史恩母吳氏擊登聞鼓訟寃不省

攷異馮恩事見明史本傳諸書皆系

之十一年十月據其上疏之月牽連記之也明史本傳恩下刑部獄在是年之春則下錦衣獄又在前三其逮至京師當在去年故傳以爲明年春下獄也至其免死謫戍拂諸書在明年之冬今分書之

三月乙

巳初開經筵 丙辰上幸太學釋奠于先師孔子遣官

祭啟聖公禮畢上御彝倫堂祭酒林文俊等進講畢還

宮侍講廖道南獻臨雍崇教頌優詔褒荅 夏四月乙

亥張孚敬至京師 己卯諭吏部曰部院考察京官及

科道拾遺事既竣獨科道互相糾劾業有成命今數日未見題請顯有畏附之私宜遵例令兩京十三道六科從實互舉以聽去留于是科道官復互糾劾如初是

月改聶賢爲刑部尙書以南京兵部尙書王廷相爲左

都御史

政異明史七卿表賢以去年九月召爲工部尙書十月改左都御史證之實錄皆未赴也賢改

左都本代汪鋐而賢實未蒞左都之任故明史傳中以爲王廷相代鋐耳廷相之任左都在四月則治馮恩之獄或先已代署抑或奏請寬免在後史家牽連記之未分析耳

五月乙巳以春久不

雨命禮官祈于山川城隍之神 丙辰禮部尙書夏言

等言古者大雩之祀命樂正習盛樂舞皇舞蓋假聲容之和以宣陰陽之氣請于三獻禮成之後九奏樂止之

時樂奏雲門之舞仍命儒臣括雲漢詩詞制雲門一曲使文武舞士竝舞而合歌之蓋雲門者帝堯之樂周官以祀天神取雲出天氣雨出地氣也因上其儀視祈穀禮又言大雩乃祀天禱雨之祭凡遇亢旱則禮部于春末請行之詔用仲夏之吉令欽天監擇日以請餘如議

六月辛巳彗星見五車芒長五尺餘尾指西南越日大學士張孚敬以星變請避位不許壬辰詔羣臣修省己亥彗掃大陵及天大將軍芒長丈餘 秋七月甲寅彗掃閣道犯螣蛇至八月二十八日而沒 是月起服闋詹事霍韜爲吏部右侍郎仍兼翰林院學士 八

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己丑皇弟一子生乙未頒詔天

下大赦惟大禮大獄得罪者及建言諸臣馮恩等皆不

原

取墨明史書乙未据下詔之日也
實錄及明書皆作己丑今分書之

丁酉京師地震

九月庚戌廣東巢賊亂糾眾攻城劫庫殺人積年官
軍不能制至是提督侍郎陶諧調兵分道進剿破其巢
寨一百二十斬三千八百人遂平之。丁巳復召前兵

部侍郎黃宗明爲禮部右侍郎宗明以論救楊名調外
至是廷推禮侍凡三上皆不用尋特旨以宗明任之

冬十月乙亥大同兵變殺總兵官李瑾先是小王子屯
大同塞外瑾督役浚濠急役卒王福勝王保等數十人

鼓譟焚殺瑾因焚巡撫潘倣署恣虜掠代王聞變奔宣府之西城倣新任倉卒不知所爲乃以瑾激變聞廷議發兵尙書王憲請以撫勦事宜責之填巡官俾之便宜

從事上曰逆軍蔑視國法屢肆叛亂罪不容誅乃詔總督劉源清會總兵官卻永討之以都督僉事魯綱代瑾

趣之行倣屢上疏爲叛卒乞命爲都給事曾沐所劾褫

其官以江西布政司參政樊繼祖爲僉都御史代倣

明史本紀是月乙亥大同兵變蓋據殺李瑾之日分也

實錄系之庚辰據奏至之日分也據原奏殺李瑾在是月六日之夜是月庚午朔乙亥正六日也明書亦系之乙亥今日分仍據明史本紀書之

丙子下
建昌侯張延齡于獄初正德間曹祖之死事見正德十年延齡

以太監錢甯等之援獄遂解其後指揮司聰與天文生董景子至謀首其事以脅延齡賄延齡復執聰幽殺之焚其尸聰子昇噤不敢言常憤詈至至慮事發是年九月乃摭聰前奏上之上以昭聖皇太后遇其母蔣太后無加禮方銜張氏得至奏欲坐以謀逆族其家昭聖太后寤迫無所出欲爲之請上謝不見使人請不許獄既具大學士張孚敬言延齡守財虜耳何能反若坐謀逆恐傷皇太后心上手敕報曰天下者高皇帝之天下孝宗皇帝守高皇帝法卿慮傷伯母心豈不慮傷高孝二帝心邪孚敬復奏曰陛下嗣位時用臣言稱伯母皇太

后朝臣歸過陛下至今未已茲者大小臣工嘿無一言
誠幸太后不得令終以重陛下過耳夫叛逆之獄成當
坐族誅昭聖獨非張氏乎陛下何以處此時法司逮延
齡及諸奴禱治延齡嘗買沒官田宅造園池僭侈踰制
又以私憾殺婢事併發覺竟坐違制殺人論死延齡上
疏自明上以延齡罪重責通政司不宜與封進奪通政
俸半年竝削昌國公鶴齡爵延齡遂繫獄待決 己卯
皇長子薨謚曰哀冲 戊子都御史朱裳代戴時宗總
理河道乃條治河二事畧言一塞黃河之口以通運河
夫黃河之當殺者有三大支孫家渡趙皮寨梁靖口是

也三支開則河流可去其七其三自梁靖口池東由魚臺入運河謂之空口冬春水涸之時計空口半月可塞塞則黃河之水資其捍禦則穀亭鎮池南二百餘里淤者可以及時疏濬矣一借黃河之水以資運河夫黃河自穀亭鎮轉入運河順流而南二日卽抵徐州徐州逆流而北四日乃抵穀亭黃河之利莫大于此但河流有北趨之勢或由魚臺金鄉濟甯漫衍而至安平鎮則運河隄岸爲之衝決或三支之水一有壅淤則穀亭鎮池南運河亦難保其不衝決也二者非繕築堤岸以束黃入運不可疏入下廷臣議詔裳相度處置毋避難以

貽後患

己丑湖廣道御史郭宗臯上言災異之來有

先事而爲兆者有後事而爲應者或兆或應在防患于

未然而已疏入上謂宗臯職居言路自當明白敷奏何

以隱約其詞命逮下詔獄審其情實以聞于是宗臯對

狀謂始因星變及大同事上怒命廷杖四十釋之十

一月己亥振遼東饑 劉源清卻永討亂兵至大同榜

令解散而榜中有五堡之變朝廷處之太寬等語五堡

遺孽大懼師次陽和潘倣與僉事孫允中督餉郎中詹

榮等齊捕亂卒杖死十餘人繫賊首王保等七十餘人

令允詣源清所獻之請旋師源清懲昔胡瓚事不欲

已以囚屬御史蘇祐囚妄言前總兵朱振失職首亂且
多引無辜源清遣參將趙綱入城大索城中訛言城且
屠復夜譟殺千戶張欽會允中自源清所至諭源清意
撫慰之始定振前爲亂卒所擁實不反詣源清自明因
言亂黨捕且盡可毋煩兵不許振發憤自殺永兵圍城
欲盡得亂卒遺孽遂盡反迎戰殺游擊曹安等數十人
官軍益攻城晝夜圍擊亂卒出前參將黃鎮等于獄奉
爲帥死守傲與鎮國將軍俊樞等登城止毋攻俊樞出
見永請緩兵皆不聽允中縋城出言將士安殺狀源清
叱曰汝爲賊游說邪欲囚之允中不敢歸源清因多設

邏卒過王府及有司章疏而請益師五萬上遣侍郎錢如京都督江桓統京軍八千往已忽悟大同小變不足煩大兵罷弗遣專責源清永討賊倣馳疏言將士安殺激變速旋師亂可已源清亦詆倣媚賊張孚敬及廷議皆右源清侍郎顧鼎臣黃綰言用兵之謬上久不決乃詔源清內討外禦勿致疎虞且敕入城之日務求分別善惡毋致濫殺 癸丑大學士翟燾以憂去 乙丑祀天于南郊之圜丘上以疾遣武定侯郭勛攝行南郊遣代自此始 十二月己卯濟農犯甯夏鎮遠關總兵官王效延綏副總兵梁震擊却之

十三年春正月壬寅詔遼東都指揮史俊充參將領兵三千應援大同從劉源清之請也是時小王子犯大同至教場北官軍擊却之城中叛卒出應寇官軍捕斬百三十七人 癸卯廢皇后張氏 壬子立德妃方氏爲皇后以十年三月選入宮上欲仿古禮爲九嬪之選冊妃曰德嬪與鄭氏王氏閻氏韋氏沈氏盧氏沈氏杜氏同冊爲九嬪上袞冕告廟還服皮弁御華蓋殿傳制遣大臣行冊禮蓋創禮也上以后行禮敬且升降有儀度悅之至是遂冊爲后而封沈氏爲宸妃閻氏爲麗妃副之復下禮臣議廟見禮于是禮臣議天子立三宮以

承宗廟禮經有廟見之文乃考據典禮參大明集禮擬儀註以上至是上率后謁太廟及世廟乙卯頒詔天下是月河道都御史朱裳復言今梁靖口趙皮寨已通孫家渡方濬惟渦河一支因趙皮寨下流睢州野鷄岡淤正河五十餘里漫於平地注入渦河宜挑濬深廣引導漫水歸入正河而於睢州張見口築長堤至歸德郭村凡百餘里以防汎溢更時疏梁靖口下流且挑儀封月河入之達于小浮橋則北岸水勢殺矣夫河過魚臺其流漸北將有越濟甯趨安平東入于海之漸嘗議塞奎河之口以安運河而水勢洶涌恐難遠塞塞亦不能

無橫決黃陵岡李居莊諸處不能無患徐州迤上至魯橋泥沙停滯山東諸泉水微通道必澀請創築城武至濟甯縷水大堤百五十餘里以防北溢而自魯橋至沛縣東堤百五十餘里修築堅厚固之以石自魚臺至穀亭開通淤河引水入漕以殺魚臺城武之患此順水之性不與水爭地者也孫家渡渦河二支俱出懷遠會淮流至鳳陽經皇陵及壽春王陵至泗州經祖陵皇陵地高無慮祖陵則三面距河壽春王陵尤迫近祖陵宜築土堤壽春王陵宜砌石岸然事體重大不敢輕舉也清江浦口正當黃淮會合之衝二河水漲漫入河口以致

淤塞滯運宜濬深廣而又築堤以防水漲築壩以護行舟皆不可緩往時淮水獨流入海而海口又有套流安東上下又有澗河馬邏諸港以分水入海今黃河匯入於淮水勢已非其舊而諸港套俱已堙塞不能速洩下壅上溢梗塞運道宜將溝港次第開濬海口套沙多置龍爪船往來爬盪以廣入海之路此所謂殺其下流者也河出魚臺雖借以利漕然未有數十年不變者也一旦他徙則徐沛必涸宜大濬山東諸泉以灌于汶河則徐沛之渠不患乾涸雖全河口塞亦無虞矣工部覆如其議詔允行以冊后禮成晉張孚敬少師李時方獻

天及夏言俱少保。二月癸酉上以大同亂久不定乃
奪劉源清職閒住以督餉侍郎張瓚兼右副都御史代
之先是叛卒被圍久大困毀王府及諸廨舍供鬻兵部
復下安撫令源清亦樹幟招降叛卒稍稍自投首惡黃
鎮等亦分日出見乞通樵采路卻永許諾翌日採薪者
出永悉執之城中立思亂卒復叛勾韃靼爲助永遇之
大敗而遁叛卒遂引寇騎十餘入城指代府曰以此爲
諾延居卽那顏見前諾延者華言大人也城中人聞之皆巷
哭尋韃靼攻東南二關叛卒與犄角官軍殊死戰互有
殺傷韃靼知叛卒不足賴倒戈擊之大諾而歸是時韃

輟游騎南掠至應朔源清請募九邊兵增總制官禦之
已得一意攻城上不許源清乃百道攻穴城爲毒烟熏
死者相枕藉復壅水灌之上聞語閣臣曰宣大爲京師
北門要地如手臂之衛頭目也今誰非祖宗遺民而源
清必欲城破人誅忠乎否則朕今欲罪去二臣掣還諸
路人馬別遣文武大臣識事者專備北寇密令多方計
禽叛卒之爲首者庶免老師費財皆曰善已源清亦知
事不可爲自劾求去乃有是命兵部請並罷永上以永
謀勇素著留之 兵科都給事中曾忭言今團營務重
王繼誠任本兵勢難兼顧況當邊報秀午營務視昔加

重請改都御史王廷相提督團營俾憲得專心部事經理邊務從之乃加廷相兵部尚書仍掌院事提督團營
乙亥南京禮部侍郎黃綰調外任已復留之先是夏言長禮部以上方嚮用綰乃潛附之與張孚敬左南郎中鄒守益引疾詔綰覈實久不報而守益竟去吏部尚書汪鋐希孚敬指發其事奪守益官茲劾綰欺蔽孚敬調旨削三秩出之外會禮部請祈穀導引官詔留綰供事鋐于是再疏攻綰且掇及他事上復命調外綰上疏自理因詆鋐爲孚敬鷹犬乞賜罷黜以避禍上終念綰議禮功仍留任如故綰自是顯與孚敬貳矣 己丑侍

郎張瓚撫定大同亂卒平之先是瓚未至大同管糧郎中詹榮在城中密約都指揮紀振游擊戴濂鎮撫王甯同盟討賊察叛卒馬昇楊麟無逆志許宥其死俾自劾昇麟遂結心腹禽首惡黃鎮等九人僇之會巡撫樊繼祖來代潘倣開城延之入復捕斬二十六人亂乃定及瓚至麾兵退二舍鼓吹入城大集文武將吏置酒高會賞有功將士于是城中自宗室而下無不室家相慶瓚還駐宣府所調京營及諸路兵悉罷之惟留梁震史俊于大同東西二路以備北寇 辛卯代王返大同 給事中曾忭等上言大同雖已撫定亦苟且姑息而已不

足以彰天討懲後亂請令兵部議所以整飭善後者並
覈被兵之地量行振救罹鋒刃者周給埋葬給事中周
崑言昨該鎮軍變有耿指揮錢指揮等數家竝以忠義
闔門受禍最慘宜賜優卹令有司建祀歲祭俱報可

閏月庚申太白晝見自去歲十一月十六日至于是日

光曜與日爭明

夜異明史天文志書是月庚申太白晝見證之實錄始自去年十一月十六日

至此凡晝見一百二十七

日也今據增魏國公徐鵬舉備孫也備之父

承宗自天順初守備南京遂及三世都御史王廷相言
南京守備權重不宜以徐氏世典上從之已鵬舉疏請
解兵柄不許給事中曾忭復以尾大爲言是月乃詔兵

部舉代者 三月壬申命禮部侍郎黃綰振撫大同茲
勘明功罪以聞初大同之變綰言用兵非策上是之至
是亂定代王請遣大臣綏輯張孚敬力持不欲遣而禮
尙夏言以爲宜許因極詆前用兵之謬語侵孚敬上委
曲諭解之乃特以命綰 乙酉濟農犯響水波羅堡參
將任傑設伏大破之 夏四月丁酉朔時享太廟遣武
定侯郭勛攝行上久不親祀事皆勛代之戶科給事中
張選言宗廟之祭惟誠與敬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傳曰神不歆非類孟春廟享遣官暫攝中外臣心知非
得已茲孟夏祫享尙更不親行則迹涉怠玩或聖體初

復未任趨蹌宜明詔禮官先期告席陛下亦宜靜處齋
官以通神貺上大怒下之禮部尙書夏言等言代祭之
文載之周官論語曰子之所慎齊戰疾疾當慎無異于
祭選言非是但小臣無知惟陛下曲赦上愈怒責言等
黨比命執選闕下杖八十上出御文華殿聽之每一人
行杖畢輒以數報杖折者三曳出已死上怒猶未釋是
夕入大內遶殿走製祭祀記一篇一夕鋟成明日分賜
百官選出家人投良劑得甦竟坐削籍 己酉方獻夫
致仕初獻夫致仕家居自尊大監司謁見輒稱疾不報
鄉人屢訐告獻夫以屬僉事龔大稔會大稔坐事落職

疑獻夫爲之遂條上其不法數事詞連霍韜時上方眷
獻夫大稔遂被逮削籍獻夫既被召馮恩以爲慧見之
應上下思于獄獻夫中惡引疾乞休不許自是雖執大
政氣厭厭不振獨上欲殺張延齡常力爭而是時桂萼
已前卒張孚敬罷相者屢矣霍韜黃宗明言事一不當
輒下之吏獻夫見上恩威不測居二歲三疏引疾至是
始許之令乘傳尋道里費家居十年卒 是月戶科都
給事中管懷理上疏論餘鹽畧言私鹽四出官鹽不行
市易之難正課壅矣而司計者因設餘鹽以佐之餘鹽
利厚商固樂從然不以開邊而以解部雖歲入巨萬無

益軍需嘗考祖宗時商人中鹽納價甚輕而竈戶煎鹽
工本甚厚今鹽價十倍於前而工本不能十一何以禁
私鹽使不行也故欲通鹽法必先處餘鹽欲處餘鹽必
多減正價大抵正鹽賤則私販自息今宜定價每引正
鹽銀五錢餘鹽二錢五分不必解赴太倉俱令開中關
支餘鹽以盡收爲度正鹽價輕既利于商餘鹽收盡又
利于竈未有商竈俱利而國課不充者也事下所司戶
部覆以爲餘鹽銀仍解部如故而邊餉益虛 五月丁
卯朔夜有客星見于騰蛇厯天廢入閣道凡二十四日
而滅 癸巳月與太白同晝見 上以疾久不視朝至

是召見輔臣張孚敬等于重華殿並觀江西所進祭器及恭和宣宗御製閱輿地圖詩 黃綰之至大同也 有爲亂卒通問韃靼者綰執而僇之 于是亂卒復相懾綰大集軍民曉以禍福罹害者陳牒綰佯不問而密以牒授給賑官按里覈實一日捕首惡數十人亂卒尙飲者曾殺一家三人懼不免鳴金倡亂無應者遂就禽綰復圖形購首惡數人軍民乃不復虞註誤事畢還朝上疏極詆劉源清卻永請逮治給事中曾忭言宸濠亂源清有保障功當蒙八議之貸上怒下忭詔獄逮源清治之獄人不決綰以憂去乃減死斥爲民 六月乙巳張孚

敬引疾乞休不許孚敬以大同議不用乞休疏凡三上
已而子死請益力報曰卿無疾疑朕耳孚敬不引咎復
上疏歷詆議禮之莠獻夫韜綰等上詰責之乃復起視
事 甲子南京太厲災上以南京祖宗根本之地令禮

部擇日上易服親詣太厲祭告專遣大臣一人在南京

祭告仍遣官祭告天地社稷山川之神並救羣臣一體

修省應詔直言

攷異明史五行志書是月甲子據實錄
奏至之月日也甲子爲六月二十九日

其太厲火亦當在六月
史文不具耳今據書之

秋七月丁丑建神御閣于南

內先是上諭內閣以祖宗御容寶訓實錄宜有尊崇之
所訓錄宜再以褚書總作石櫃藏之遂有是命加汪鏊

柱國兼兵部尙書督大工 八月丁未重建京師太廟
先是上欲更營太廟命夏言等相度規制會南京太廟
災禮部尙書湛若水請權將南京太廟香火并于南京
奉先殿重建太廟補造列聖神主上召言會廷臣集議
言與輔臣張孚敬等言國有二廟自漢惠始神有二主
自齊桓始周之三都三廟乃遷國立廟去國載主非二
廟二主也子孫之身乃祖宗所依聖子神孫既親奉祀
事于此則祖宗神靈自當陟降于此今日正當專定廟
議一以此地爲根本南京原有奉先殿其朝夕香火當
合併供奉如常太廟遺址當仿古壇墀墮意高築墻垣

謹司啟閉以致尊嚴之義言又言京師宗廟行將復古而南京太廟遽災殆皇天列祖啟佑默相不可不靈承也時上雖循故事因廟災求直言然實喜言等緣飾之詞以災爲幸乃諭以春和興工禮部請以所頒敕議刊示天下從之

攷異諸書記營太廟及定九廟制于十一年六月因南京廟災類記也今據實錄月日分書之

年六月因南京廟災類記也今據實錄月日分書之

壬子濟農擁十餘萬騎由

花馬池入將窺固原副總兵梁震及總兵劉文拒却之

九月辛未始議建九廟初上欲改同堂異室之制各

立專廟會南京太廟災上意欲中止而夏言復以原議

請于是禮部會廷臣議于太廟南左爲三昭廟與文祖

世室而四右爲三穆。庶虛其上以待有功德之宗。羣庶各深十六丈有奇。世室殿寢稍崇。縱橫深廣與羣庶等。列庶總門與太庶戟門相並。列庶後垣與太庶祧庶後墻相並。具圖進上。以世室尙當隆異。令再議言等請增拓世室前殿視羣庶。崇四尺有奇。深廣半之。寢殿視羣庶。崇二尺有奇。深廣如之。制曰可。攷異按建九庶之議始於十一年興工于十四年之二月。成于十五年之十二月。故諸書所記各不同。此据實錄爲禮部定議之始事。辛卯

以孟冬時享。先期命侍郎顧鼎臣霍韜捧主會。二人皆有期功之服。有謂古禮期服諸侯絕大夫降。今之公卿卽古之諸侯。與祭重事不得以私妨。公下禮部議尙書

夏言奏封建法廢世無諸侯久矣古之諸侯建邦啟土
世有其國伯叔兄弟皆其臣也故期服可絕今之公卿
豈其比乎且二臣所服非小功總麻皆服之重者也太
庶捧主禮之重者也以服之重而與于禮之重者是豈
得謂之知禮乎乃敕鼎臣韜回避以侍郎黃宗明林廷
樞代之是月起服闋尙書梁材仍爲戶部尙書以許
讚請歸省代之也 冬十月乙未兵部勘覆大同之亂
陣亡都指揮僉事李榮等七百十九人其忠義將士因
捕諸首惡爲亂軍所戕者總旗王安等三人全家被害
其身尙存指揮等三十三人身已被殺妻子間存俱賜

贈恤給贍蔭軍士張宗等十七人身亾世絕宜表其門
閭又以黃縉奏旌大同節婦董氏等三人烈婦王氏一
人孝子溫越一人俱報可 己酉南京兵部主事劉世
龍以南京太廟災應詔陳三事一杜諂諛以正風俗二
廣容納以開言路三慎舉動以存大體末言張延齡憑
寵爲非法難容假側聞長老之言孝宗時待之過厚遂
釀今日之禍顧區區腐鼠何足深惜獨念孝宗在天之
靈太皇太后垂老之景乃至不能自庇其骨肉於情忍
乎恐陛下孝養兩宮亦不能不爲一動心也頃創造神
御閣啟祥宮特令大臣督理其事臣以爲南京太廟方

被災工役之急富無過此今興作頻年四方凋敝正時
紬舉贏之會亦且量酌緩急而爲之以漸此皆應天以
實之道也疏入帝震怒謂世龍訕上庇逆械繫至京下
詔獄拷掠獄具復廷杖八十斥爲民時夏言等以災爲
幸希旨議禮故世龍首及之又上以張太后故必欲殺

延齡故世龍得罪尤重云

致異事見明史世龍本傳三編類記于六月南京太廟災

之下今摺

實錄月日 十一月甲子免南畿被災稅糧

庚午祀

天子南郊之圜丘 總督河道都御史朱裳以憂去命
副都御史劉天和代之未幾河決趙皮寨入淮穀亭流
絕廟道口復淤大和役夫十四萬濬之已而河忽自夏

邑大邱回村等集衝數口轉向東北流經蕭縣下徐州
小浮橋天和言黃河自魚沛入漕河運舟通利者數十
年而淤塞河道廢壞開座阻隔泉流衝廣河身爲害亦
大今黃河既改衝從虞城蕭碭下小浮橋而榆林集侯
冢林二河流入運者俱淤塞斷流利去而害獨存宜
濬魯橋至徐州二百餘里之淤塞制可 十二月辛丑
逮直隸巡按御史李新芳大名兵備副使楊彝下獄先
是新芳行部至廣平以城門銃猝發被驚管銃手並知
縣周謚又用左右譖謂謚居官多不法恐見按治故使
銃手謀害遂執謚謚不服廣平知府李騰霄亦不平詣

新芳辨折頗厲新芳遂誣奏騰霄主使謚謀害尋遣推
官楊經秦新民馳府執騰霄騰霄拒之稍集衆自衛新
芳復劾其拒城爲亂檄彘勒兵二千往捕之騰霄弃官
走通判吳子孝推官侯珮經歷吳尙質皆走郡地一空
新芳復遣數百人追執騰霄等于趙州竝于孝珮尙質
皆笞之數十尙質立斃于是騰霄謚等交訴于朝巡撫
都御史周金亦奏新芳謬妄及發兵幾激變狀上命新
芳回籍聽勘遣給事中王禎郎中李楨往得實以聞遂
下新芳獄與彘俱黜爲民新芳擅作威福調官兵而尙
質之死不究時以爲失刑云上以疾又值憲庸妃楊

氏囊詔免明年元旦朝賀並輟視朝六日 南御史馮

恩繫獄待決其子行可上書請代父死不許是年冬事

益迫行可乃刺臂血書疏自縛闕下謂臣父幼而失怙

祖母吳氏守節教育底於成立得爲御史舉家受祿罔

報無地私憂過計陷於大辟祖母吳年已八十餘憂傷

之深僅餘氣息若臣父今日死祖母吳亦必以今日死

臣父死臣祖母復死臣然一孤必不獨生冀陛下哀

憐置臣辟而赦臣父苟延母子二人之命陛下憐臣不

傷臣心臣被僇不傷陛下法謹延頸以俟白刃通政使

陳經爲入奏上覽之惻然令法司再議得免決

攷異據
明史本

傳在十三年之冬正是年秋決之期所謂又明年者據
恩上書數之也通紀繫書于十二年下特系之曰甲午
冬今從之

十四年春正月壬戌朔上不視朝召輔臣張手敬李時
武定侯郭勛尙書汪鉉夏言于文華殿示以元旦詩一
章令乎敬等賡之 壬申罷督理倉場中官初孫交爲
戶部尙書請盡罷監督倉場中官竝臨清淮徐諸倉一
切勿遣上爲撤其半餘如故至是監督中官王奉李順
互以奸賊訐奏下法司按問給事中管懷理因言倉場
錢穀皆戶部事今參用內官惟肆貪饗無裨國計請悉
撤回從之 癸酉御奉先殿文武百官行慶賀禮 丙

戊莊肅皇后夏氏崩禮臣上喪儀上曰嫂叔無服且兩宮在上朕當服青臣民如母后禮夏言曰皇上以嫂叔絕服則羣臣不敢素服見皇上請暫罷朝參許之二月己亥始建九廟先是上諭閣臣曰今擬建文祖廟爲世室則皇考世廟字當避張孚敬言世廟著明倫大典頒詔四方不可改文世室宜稱太宗廟其餘羣廟不用宗字用本廟號他日遷遷更牌額可也從之于是盡撤故廟又以避渠道遷世廟悉改建之諸廟各爲都宮廟各有殿有寢太祖廟寢後有祧廟奉祧主藏焉太廟門殿皆南向羣廟門東西向內門殿寢皆南向丁未禁

冠服踰制從直隸提學方一桂之請也 己酉禮官議
莊肅皇后尊謚張孚敬言大行皇后上嫂也與累朝元
后異宜用二字或四字李時言宜用八左都御史王廷
相吏部侍郎霍韜等曰均帝后也何殊焉夏言集衆議
因奏曰古人尙質謚法簡嚴稱美之詞無幾後世增加
亦臣子至情也生今世宜行今制大行皇后宜如列聖
元后謚二四及八于禮無據上不從命再議羣臣請如
孚敬言上曰得六合陰數焉越月上尊謚曰孝靜莊惠
安肅毅皇后既而上覺孚敬言非是明年復敕曰孝靜
皇后謚不備不稱配武宗仍改上十二字 三月戊子

葬孝靜皇后于康陵 己丑遼東軍亂故事遼東諸衛
所每軍一佐以餘丁三每馬一給牧地五十畝巡撫副
都御史呂經到任損餘丁之一編入均徭冊盡收牧地
還之官衆已怨之至是經巡視遼陽檄將吏增築邊牆
將吏承經意督役嚴急諸軍大噪羣擁詣經乞罷工及
免牧地租都指揮劉尙德叱之不退經怒呼左右撈訴
者衆益鬩爭起毆尙德及指揮李鉞經倉皇踰垣走匿
亂卒遂毀府門火均徭冊鳴鐘鼓糾衆驅途人授之械
刃盡閉諸城門出故游擊將軍高大恩于獄欲擁以爲
主搜得經盡裂其衣冠幽之都司署于是填守總兵官

劉淮以狀聞兵部請從實查勘先令副總兵李鑑入城
宣示恩威令諸軍守法歸伍一面查明生事激變之呂
經劉尙德等以聞 是月兵部尙書王憲致仕召提督
兩廣軍務兵部侍郎張瓚代之趣赴任視事 夏四月
辛卯朔時享太廟世廟時方修建宗廟暫于奉先殿崇
先殿行禮 張孚敬以疾在告屢疏乞休不許至是遣
中官賜藥餌手救言古有剪髮療大臣疾者朕今以己
所服者賜卿乎敬得溫諭不自安仍乞骸骨上雖眷孚
敬不衰而與李時言頗及其執拗且不惜人材以叢衆
怨狀甲午復請致仕許之命行人御醫護歸有司給廩

隸如制先是上與時論乎敬因言內閣乏人朕欲取舊老費宏來與卿共事何如時遜謝稱善及乎敬罷遣行人卽其家起宏官如故攷興摺明史本紀召費宏入閣與乎敬致仕同日七卿表則云七月召八月入閣按實錄與李時言召宏卽在乎敬致仕之前而宏以七月至京師亦見實錄又證之明史費宏本傳言璉去位帝始追念宏四月再遣行人卽家起官如故七月至京師据此則本紀書之四月甲午者近之而年表四字誤作七七字又誤作八字今刊改丙申賜韓應龍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年廷試以莊肅皇后之喪越月始行之

己亥以僉都御史韓邦奇爲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召

呂經還先是遼陽之亂巡按御史曾旣方按金復聞變

亟檄副總兵李鑑撫諭亂卒凡經所指置衆不使者悉

罷之亂卒稍稍就約束城門始開高大恩自投于獄銑亦馳至遼陽分部諸亂卒令就伍劾劉尙德等希經指激變而爲亂卒乞原下都察院議都御史王廷相言往年大同叛卒戕害主將罪在不宥撫臣輒爲請赦蓋一時苟且之計今遼陽復抗軍令辱大臣竟置亂卒不問而盡劾諸將吏以娛之恐士氣益驕無以懲後詔下兵部再議皆是銑言乃召經還朝而以邦奇代之 庚子奉孝靜皇后神主祔廟 丙午廣甯兵亂先是呂經旣被召還入廣甯治裝都指揮袁璘者素諂事經擬扣諸軍所給草價爲經飭裝具悍卒于蠻兒遂鼓衆倡亂出

獄囚有陳孝兒者先以積惡爲經摘發尤恨經率衆持梃突入署執經數之毀膚裂髮裸而置之獄縱火焚公署劫軍器庫分其黨爲四部鳴鐘鼓竟日夜尋又反接經及璘揭白幟標其姓名環遊城市孝兒且行且批其頰窘辱備至仍繫之獄脅督餉郎中李欽吳發帑給衆又脅填守太監王純總兵劉淮疏劾經璘罪乞逮治于是禮部侍郎黃宗明言前者遼陽之變固生于有所激近重賦苛徭悉已釐正復囂然而起又誰激之法不宜復赦請令新撫臣韓邦奇勒兵壓境揚聲討罪取其首惡用振國威上不聽竟從純淮請遣官校逮經璘止

邦奇母行以山西巡撫任洛代之而以邦奇代洛是時
撫順備禦指揮劉雄以培克斂怨部卒王經等見遼陽
倡亂乃乘機夜糾衆突入雄署掠其囊篋執雄父子幽
之空館閉城門鳴鐘鼓一如蠻兒等所爲會官校逮呂
經者至廣甯諸亂卒疑其詐曰是偽爲錦衣以脫經也
竝真諸獄總鎮官諭以禍福乃出官校以經付之會銑
具以其事聞然官校被繫事疏中未之及也 五月辛

未兵部以遼陽廣甯連日告變請遣大臣往勘詔遣工
部侍郎林庭楊兼僉都御史以行已給事中曾忭等言
自大同以來撫鎮苛刻之過軍士驕悍之習國家姑息

之久三者相因而成今元惡不盡捕之明正其罪恐奸邪得意而亂臣接踵也詔庭榻勘報癸酉祭地于方

澤上躬詣行禮

國興祀方澤本紀不書此以親祀書也

六月己亥大理

寺丞林希元見大同兵變以來朝廷專務姑息而廣甯之變曾銑奏不以實乃抗疏曰自大同之變處之過寬故諸悍卒咸有輕侮心一有觸發則攘臂而起夫都御史天子重臣庸隸下卒敢執縛囚辱之是無朝廷也近聞所遣官校亦被囚繫狂悖視大同尤甚本兵大臣因循不振致叛卒益無忌憚朝廷號令不行此不忠之大者也疏入上責希元妄言下錦衣衛令對狀而錦衣指

揮王佐等亦諱言囚繫事遂降希元外任南御史馮
恩既免死長繫獄中尙書聶賢與都御史王廷相言前
所引律情與法不相麗宜用奏事不實律輸贖還職上
不許至是復言恩情重律輕請戍之邊徼報可遂遣戍

雷州越兩月而汪鉢亦報罷矣恩後遇赦家居隆慶初

錄先朝直言臣卽家拜恩大理寺丞致仕年八十一卒

子行可亦以孝行旌

版異見明史本傳蓋恩之免決在
去年之冬其請戍則在是年之六

月故傳云恩論戍而鉢亦後兩月罷矣蓋
鉢罷在是年九月也今皆据實錄分書之

是月濟農

犯大同總兵官魯綱督參將段堂等戰敗之斬首八十
級秋七月甲申巡按御史曾銑討廣甯叛卒平之先

是有亂卒趙剗兒者實倡亂聞侍郎林庭棨將至懼不
免潛詣廣甯與于蠻兒合謀爲逆劉淮偵知之不得遲
復結死囚王杲等欲俟庭棨至閉城門舉兵反而是時
銑已刺得二賊及撫順爲逆者姓名密授諸將遂同日
捕獲剗兒等數十人因具奏其事且請重治失事之呂
經劉尙德等上以首惡旣禽乃召還庭棨命銑勘實悉
斬諸首惡梟示邊城全遼遂定擢銑大理寺丞經謫戍
朔州遼陽之變在三月廣甯之變在四月平在
七月明史本紀悉據實錄諸書系之九月者非 是月
費宏至京師復命入閣 刑部尙書聶賢致仕召總制
三邊尙書唐龍代之 八月乙巳召輔臣費宏等于無

逸殿因論遼東兵變事上曰撫臣處置失當耳宏因言
推舉巡撫內地者向由吏部會戶部邊方則會兵部恐
不能盡得人材臣欲會九卿推之如京堂例上曰善命
著爲令 丁未詔起原任右都御史姚鎮爲兵部尙書
仍兼原官總制陝西三邊費宏初薦鎮上命廷推旣而
曰朕旣用之安用推爲至是遂命之 是月以林庭楫
爲工部尙書時秦金改南京兵部以廷楫代之 九月
己未汪鉉罷鉉長吏部不協清議屢爲言官所劾上眷
亦衰會御史曾翀論劾南京兵部尙書劉龍刑部尙書
聶賢等詔吏部秉公覈議鉉言龍等無大過不宜遽弃

上不悅謂李時等曰近來言路不開外廷咸歸罪張孚敬今觀吏部此疏似是愛惜人材然亦私意耳已而給事中薛宗鑑孫應奎交論鉉奸回誤國擅作威福鉉上章自理竝以宋言官結黨論范富歐陽等事爲比于是狎復劾鉉不畏朝廷鴟張彌甚疏入留中不報一日語輔臣費宏李時等曰鉉六卿之長被論如此何顏復列班行聽致仕去已復出狎等疏責以挾私報復乃下狎及宗鑑于錦衣衛獄一時給事御史降調外任及黜爲民者凡十餘人

政異薛宗鑑明史附馮恩傳特書云十四年九月朔也是月己未朔實錄鉉罷

在己未今據之

甲申免山西大同府渾源等州被災稅糧

冬十月戊申大學士費宏卒宏再入閣上眷遇益厚
每召見移時始出賜銀章曰舊輔元臣宏承璫莠操切
之後易以寬和朝士皆慕樂之上聞其卒嗟悼賻恤加
等贈太保謚文憲宏三入內閣佐兩朝殆十年中遭讒
搆訖以功名終 十一月乙亥冬至祀天于南郊之圓
丘 十二月壬辰免湖廣武昌府被災稅糧 乙未以
冬深無雪命順天府官祈禱仍遣尙書夏言等徧祭羣
神 丁未廣西田州土目盧蘇殺本州州判岑邦相因
糾歸順州土官岑瓚搆引夷兵攻毀鎮南府居民遇害
者無數巡按御史曾守約以聞兵部以土目自相仇殺

不宜遽興問罪之師驅吾民于鋒鏑宜先降旨詰責宣

布恩威乃詔守臣勘處以聞

攷異盧蘇殺岑邦相事見明史土官傳傳言御史曾

守約以聞帝命守仁亟爲勘處誤也守仁卒于嘉靖七年卽令盧蘇殺岑邦相事在前而實錄奏報乃在是年十二月安得有命守仁勘處之事再檢實錄乃命守臣亟爲勘處明史傳寫誤臣爲仁也今刊改仍據實錄書之

是月總理河道都御史劉天和條上沿河數事大

畧言黃河之當防者惟北岸爲重當擇其去河遠者大

隄中隄各一道修補完築使北岸七八百里間聯屬高

厚則前勘應築諸堤舉在其中皆可罷不築從之

十五年春正月壬戌改湖廣上湖南道分巡僉事爲兵

備僉事駐劄蘄州專管漢陽而下至蘄黃德安等處各

曰下江防道原駐岳州僉事專管武昌而上至沔陽岳
州常德長沙等處名曰上江防道各給敕書關防從湖
廣巡撫都御史翟瓚請也 改劉天和兵部侍郎兼右

副都御史總制陝西三邊軍務代唐龍也時天和總理
河道候代趣令赴鎮暫令管河郎中攝河道事先是濟

農居套中西抵賀蘭山限以黃河不得渡用牛皮爲渾

脫渡入山後諳達

即俺荅
俱見前

亦自豐州入套相率爲邊患

龍雖遣將屢敗之然蹂躪迄無甯歲至是龍內召遂有
是命 二月癸巳振湖廣災 三月丁巳徙豐縣于故

城初河決豐縣徙治華山至是河流南徙民懷故土遂

復之 戊午有客星見于天棊東行歷天厨入天漢踰月而滅 丙子上奉章聖皇太后如天壽山謁陵免昌平今年稅糧三之二賜高年粟帛癸未謁恭讓章皇后景皇帝陵是日還宮上過沙河見居民蕭條顧謂輔臣李時等曰七陵在此宜加守護時對曰昔邱濬建議京師當設四輔以臨清爲南昌平爲北薊州保定爲東西各屯兵一二萬今若于昌平增一總兵可南衛京師北護陵寢上乃下廷臣勘議于沙河築鞏華城爲置戍焉

三編實實鞏華城在昌平東南二十里地本名沙河店今有同知及都司戍此

夏四月癸巳

皇后不親蠶遣女官祭先蠶之神 詔建山陵諭輔臣

李時等曰朕法祖宗預作幽宮茲擇地于長陵之左十
八道嶺谷問臣民皆曰吉其議建之 丙申行大禘禮
于太廟 癸卯以建山陵親詣七陵行祭告禮時禮部
請遣官不許是日車駕發京師癸丑還宮 是月濟農
以十萬衆屯賀蘭山後分兵寇涼州副總兵王輔禦之
奪其纛斬五十七級又入莊浪總兵官姜爽禦之于分
水嶺三戰三敗之捷聞進劉天和右都御史天和赴鎮
修戰具飭邊備增築城堡時兵車皆雙輪用二十人遇
險卽困又行運不適于用天和乃仿前總督秦紘隻輪
車上置礮槍弩戟前樹狻猊牌左右虎盾連二車蔽三

四十人一人輓之推且翼者各二人戰則護騎士其中敵遠則施火器稍近發弓弩又近乃出短兵敵敗則騎兵追之復製隨車小帳令士不露宿又毒弩矢修牆塹以爲禦敵之備議上皆從之攷異明史本紀寇甘涼在是月證之韃靼傳先寇涼州爲王輔所敗復寇莊浪爲姜夷所敗較本紀爲詳三編統系之正月下据投劉天和總制三邊彙記之也今据明史

月分

三編

御批曰兵車雖古制亦不過施于平原彼此伎倆相等者耳後世地利不同用之卽難取效房琯陳濤之敗已事可徵至宋而李綱宗澤間一議行卒未收其實

用況隻輪人挽運用鈍遲欲以此挫銳衝堅殆如兒
戲劉天和恃爲變通良法輒用以練習邊兵不知一
車之上而弩戟牌盾錯置雜陳勢必艱重難勝所謂
適用者安在況邊隅攻戰全在精騎推鋒豈可轉以
連車碍其馳騁書生迂拙之見真不值一哂耳

起前任戶部尙書許讚爲吏部尙書時讚以母憂家居
詔俟服闋赴任 五月丁巳免順天永平府屬被災稅
糧 乙丑毀禁中佛像禁中舊有大善殿元時所建藏
金銀諸佛像及佛骨佛牙等物上欲撤之以其地爲皇
太后宮乃偕輔臣及郭勛夏言等入視殿址言請敕有

司將佛骨等物瘞之中野上曰邪穢之物其燬之便于是燔之通衢金銀佛像凡一百六十九座函物凡萬三千餘斤

因異明史紀事本末言夏言力請焚瘞證之實錄言請瘞之中野上曰此邪穢之物其焚之便

今從實錄

六月壬子以吏部侍郎霍韜爲南京禮部尙書

韜素剛愎佐吏部屢與尙書汪鉉爭鉉等亦憚之鉉既罷上久不置尙書以韜掌部事閣臣李時傳旨用鴻臚王道中爲順天府丞韜仍循故事列道中及應天府丞郭登庸二人名上上以韜守成法乃用登庸而改道中大理少卿未幾韜復上書言博士行人等官皆當由吏部考選不宜以歷俸得之禮部觀政進士盧榘劾其殺

甲第之權開鑽刺之路上是梗言令吏部照舊銓除不
必更議尋改韜爲南尚書 是月巡茶御史劉良卿上
言律例私茶出境與關隘失察者竝凌遲處死蓋西陲
藩籬莫切于諸番番人恃茶以生故嚴法以禁之易馬
以酬之以制番人之死命壯中國之藩籬斷匈奴之右
臂非可以常法論也洪武初例民間蓄茶不得過一月
之用宏治中召商中茶或以備振或以儲邊然未嘗禁
內地之民使不得食茶也今減通番之罪止於克軍禁
內地之茶使不得食又使商私課茶悉聚於三茶馬司
夫茶司與番爲鄰私販易通而禁復嚴於內郡是毆民

爲私販而授之資也以故大姦闌出而漏網小民負升斗而罹法今計三茶馬司所貯洮河足三年西甯足二年而商私課茶又日益增積久腐爛而無所用茶法之弊如此番地多馬而無所市吾茶有禁而不得通其勢必相求而制之之機在我今茶司居民竊易番馬以待商販歲無虛日及官易時而馬反耗矣請敕三茶馬司止留二年之用每年易馬當發若干正茶之外分毫毋得夾帶令茶價踴貴番人受制良馬將不可勝用且多開商茶通行內地官榷其半以備軍餉而河蘭階岷諸近番地禁賣如故更重通番之刑如律例洮岷河責邊

備道臨洮蘭州責隴右分巡西甯責兵備各選官防守
失察者以罷軟論奏上報可于是茶法稍飭 秋七月
壬戌下順天府尹劉淑相于獄淑相坐所親贓私被鞠
疑夏言如通判費完陷之因訐言請屬事上怒遂下詔
獄淑相與霍韜善言亦疑韜主之遂訐韜扈蹕謁陵遠
遊銀山寺大不敬韜自訴因論言請謚故少師費宏爲
文憲憲乃純皇帝厝號人臣安得用會南京給事中曾
鈞騎馬不避尙書劉龍潘珍轎龍與鈞互訐奏韜劾鈞
且請禁小臣乘轎給事中李克濁曹邁等交章言近侍
之臣不當避道雜舉公會宴次得與尙書同列以證語

頗侵韜韜疑克濁倚言爲內主訐克濁爲奸黨復摭言
他事言益怒奏韜大罪十餘事且言彭時宋濂皆于正
德間謚文憲不避庸號韜陋不知故事上方不直韜淑
相復自獄中摭言它事上益怒命拷訊詞服韜主使仍
斥淑相爲民降韜俸一級 丁丑神御閣成奉御容祖
訓實錄于其中其訓錄所藏更名曰皇史成 九月庚
午車駕發京師至天壽山躬祭七陵丁丑還宮 改謚
悼靈皇后爲孝潔皇后從禮官夏言之請也 是月罷
奉慈殿初孝宗建奉慈殿祀孝穆紀太后其後孝肅周
太后孝惠邵太后皆入祀焉至是上以三太后別祀奉

慈殿不若奉于陵殿爲宜下廷臣議言古者天子宗廟
惟一帝一后所生母薦于寢身沒而已孝宗奉慈殿之
祭蓋子祀生母以盡終身之孝焉耳然禮妾母不世祭
疏曰不世祭者謂子祭之於孫則止以繼祖重故不復
顧其私祖母也今陛下于孝肅曾孫也孝穆孫屬也孝
惠孫也禮不世祭議當祧攷宋熙甯罷奉慈殿故事與
今同宜遷主陵廟歲時耐享如故言等又言孝潔皇后
先因耐于所親暫耐奉慈殿孝惠太后之側茲三后神
主旣擬遷于陵殿則孝潔亦宜暫遷奉先殿旁室享祀
祭告則一體設饌從之 是秋濟農復犯延綏劉天和

知西有備寇必東密檄延綏副將白爵宵行與參將吳瑛合寇果東至黑河墩遇伏大創而去既又入蒺藜川爵尾擊之敵多死傷尋又爲爵瑛所敗其分犯甯夏者亦爲王效所敗捷聞進天和左都御史攷異寇入延綏甯夏明史本紀係之是秋三編据實錄書之卽本紀所稱四戰皆敗者也今据三編冬十月戊子皇子

生 戊戌改題三后神主時禮官言奉慈殿之祀乃子上尊號于母孫上尊號于祖母故有皇太后太皇太后之稱今遷于陵殿實在裕陵茂陵之側宜去子孫之稱仍從夫婦之義乃定制止稱皇后謚號去睿字純字以別于適制曰可 己亥更定世廟曰獻皇帝廟先是上

諭禮部夏言曰前以皇考庶比世室之義名曰世庶今分建宗庶惟大宗及世室不遷而世之一字來世或用加宗號今加于考庶又不得世宗之稱徒擁虛名不如別議言等議未上上復諭曰皇考庶名如題曰獻皇帝庶庶別宗稱且見推尊之意于是言等議庶以謚名旣合周典又與列聖庶號同符請敕有司擇吉題額竝宣付史館 戊申以三后遷陵殿禮成車駕發京師越日 至天壽山壬子遷宮 是月京師及順天永平保定所屬州縣及萬全都司各衛所俱地震有聲詔修省 以工部侍郎甘爲霖爲本部尙書專督大工 張延齡之

下獄也提牢主事沈椿等以戚畹故寬其械繫聽其奴
出入因得私通親知往來或置酒獄中以為樂有獄囚
劉東山者發延齡手書訕上事得免戍又陰搆奸人劉
琦誣延齡盜宮禁內帑所告連數十百人上以為實令
仍照原議處決 十一月戊午以皇子生頒詔赦天下

攷異明史本紀書是月戊午據頒詔之月
日也實錄皇子生在十月戊子今分書之 辛巳冬至

祀天子南郊之圜丘 是月設宣大總督時以邊警從
御史徐九臯胡鰲議也事體與總制陝西三邊同尋俱
更名總督 十二月辛卯九廟成上奉安德懿熙仁四
祖神主于祧廟太祖神主于太廟自太宗獻廟以下皆

分日行之 霍韜之議乘輜也時夏言被劾不預都御
史王廷相會禮部侍郎黃宗明張璧請禁飭小臣乘輜
如韜奏而南京諸給事御史自如韜請復加申飭衆不
悅給事中曹邁及同官尹相等遂與韜忿爭相劾韜遷
南部怨望擅取海子魚與鄉人羣飲郊壇松下韜上疏
自理下廷議上爲停韜俸四月韜復上書力詆言比之
李林甫秦檜而給事中李鶴鳴竝摭韜居鄉不法諸事
上兩置之 閏月甲寅以定廟制加上昭聖皇太后徽
號曰昭聖恭安康惠慈壽皇太后戊午加上章聖皇太
后徽號曰聖母章聖慈仁康靜貞壽皇太后癸亥頒詔

天下

攷異兩宮徽號明史本紀統系之是月癸亥據頒詔之日也今據實錄分書之

乙丑以

禮部尚書夏言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預機務張孚敬方獻夫等相繼去言寵益專數召見諮政事善窺上旨有所傳會皇子生賜予甚渥疊加宮銜至是入閣李時雖爲首輔政多自言出焉 丙寅享九席 甲戌以道士邵元節爲禮部尚書元節自三年召入京師見于便殿大加寵信令專司禱祠封真人總領道教班二品至是以皇儲生嘉其禱祀功遂有是命 攷異邵元節擢禮部尚書明史紀事本末及三編皆書之十二月實錄系之閏月甲戌今據之 是月以嚴嵩爲禮部尚書代夏言也嵩久擢禮部尚書至是始管部事 是

冬濟農復犯大同入掠宜大塞總制侍郎劉天和總督
尙書楊守禮及巡撫都御史楚書悉力禦却之 初安

南莫登庸用事事見元年黎譔走居清華登庸立其庶弟應

嘉靖五年遣使求封爲總督張嶺所格六年登庸令其

黨范嘉謨僞爲感禪詔篡其位改元明德立其子方瀛

爲太子旋酖殺應九年登庸禪位于方瀛自稱太上皇

其年九月譔卒于清華國公上自踐阼遣使詔諭其國

道不通而還是年冬皇子生當頒詔安南禮官夏言言

安南不貢已二十年兩廣守臣謂黎譔黎應均非黎暉

應立之嫡莫登庸陳暲均彼國篡逆之臣宜遣官按問

求罪人主名且前使旣以道阻不通今宜暫停使命下
兵部議本兵張瓚等主用兵上亦以安南久不貢宜致
討武定侯郭勛力贊之詔遣錦衣官問狀中外嚴兵待
發侍郎唐胄上疏諫曰今日之事若欲其修貢而已兵
不必用官亦無容遣若欲討之則有不可者七請一一
陳之古帝王不以中國之治治蠻夷故安南不征者在
祖訓一也太宗旣滅黎季犛求陳氏後不得始郡縣之
後兵連不解仁廟每以爲恨章皇帝成先志棄而不守
今日當率循二也外夷分爭中國之福安南自五代至
元更曲劉紹吳丁黎李陳八姓迭興迭廢而嶺南外警

遂稀今紛爭正不當問奈何歿赤子以威小醜割心腹以補四肢無益有害三也若謂中國近境宜乘亂取之臣考馬援南征深歷浪泊士卒死亡幾半所立銅柱爲漢極界乃近在今思明府耳先朝雖嘗平之然屢服屢叛中國士馬物故者以數十萬計竭三十餘年之財力僅得數十郡縣之虛名而止況又有征之不克如宋太宗神宗元憲宗世祖朝故事乎此可爲殷鑒四也外邦入貢乃彼之利一則奉正朔以威其鄰一則通貿易以足其國故今雖兵亂尙綮綮奉表牋具方物欵關求入守臣以姓名不符却之是彼欲貢不得非抗不貢也以

此責之詞不順五也興師則需餉今四川有採木之役
貴州有凱口之師而兩廣積儲數十萬率耗於田州岑
猛之役又大工頻興所在軍儲悉輸將作興師數十萬
何以給之六也然臣所憂又不止此唐之衰也自明皇
南詔之役始宋之衰也自神宗伐遼之役始今北寇日
強據我河套邊卒屢叛毀我藩籬北顧方殷更敢南征
之議脫有不測誰任其咎七也錦衣武人闖於大體倘
稍枉是非之實致彼不服反足損威卽令按問得情伐
之不可不伐不可進退無據何以爲謀且今嚴兵待燹
之詔初下而征求騷擾之害已形是憂不在外夷而在

邦域中矣請停遣勘官罷一切征調天下幸甚章下兵部請從其議得旨待勘官還更議